

冯骥才

《陈四送礼》

人世间最吃得开的是四大样：钱、权、爹、长相。有钱通神，有权比神明还顶用，有好爹就是有靠山，长得俊招得人见人爱。可是单这些还不行。有钱有权还得会使，有爹有长相还得会用，这里边有一样紧要的东西不能缺——好法儿。

比方送礼，给官送礼，虽说官不打送礼的，可你能端着一盘子金元宝打人家大门进去吗？送礼得有送礼的法儿。天津卫最会给官送礼的是陈四，他打官场得到的实惠也最多。书没读过几本，年纪轻轻已经做上邮政局的副局长。人说他每一步路都是拿礼铺出来的。陈四却说，官场从来路不平，有礼如履平地，没礼寸步难行。

陈四送礼的诀窍，是在人不知鬼不觉之间。礼要在暗处，送却送在“明处”，这个“明处”学问可大着呢，它得叫受礼的人心知肚明，外人在场也看不出来。这礼怎么送法？

一日，陈四有一位做珠宝买卖的朋友戈老板，要在法租界的和平饭店宴请直隶省贾省长，陈四没见过贾省长，打早就想给省长送点礼拉拉关系，这是机会，便磨着戈老板带他去，把自己引荐给省长。

戈老板说：“你可别当着我的面送大礼，人家省长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当众收礼的，你要是叫我没面子，就把我的事也坏了。”

陈四笑道：“你当我是雏儿？真送礼，连你也看不出来。”

吃饭那天，戈老板把陈四引荐给省长，人家省长和他一个小副局长差着十级八级，拿他只当见到的一条小狗。商场里谁有钱谁说话，官场里谁官大谁说话，根本轮不到陈四开口。陈四耐着性子等了好长时候才等出个空当，忽指着墙上的一幅花鸟画说：“这画可不受看。”陈四早听说贾省长爱画，收藏的名人字画能装满一屋子。他想拿话勾起贾省长的兴致。

这一招果然生效。贾省长问：“怎么，你也懂画？”

陈四摇摇手中的筷子，“我不行，也不喜好，家父迷字画，老人家今年去世了，留下了一大堆字画，当初有钱置房子置地多好，结果一辈子把钱全扔在字画上了。如今这一大堆东西，不当吃不当穿，我看全是破烂，正忙着处理呢。”

贾省长一听，眉毛一扬，明显来了兴致，问道：“都是谁的画？”

陈四露出一副傻相，说：“我哪懂，人说名人就是名人呗，省长懂画？”

贾省长迟疑一下说：“一知半解，喜欢看就是了。你知道你家那些画都是哪些人画的吗？”

陈四说：“好像一个叫嘛‘石’的，画上边还有几行字儿。”

贾省长马上说：“齐白石？”

陈四说：“这齐白石我知道，不是那个画螃蟹大虾的吗，没嘛好，也不能吃。我家有几卷，全叫我送人了。这个不是齐白石，只是名字也有个‘石’字，嘛嘛石，想不起来了，画得黑糊糊，看都看不清楚，瞎抹呗。等收破烂的来了，给他！”

贾省长稍一寻思，眼一亮，“傅抱石？”

陈四琢磨琢磨，忽叫道：“对——对！抱石，抱石，我还说画画这人名字真怪。抱着石头干吗。这人有名吗？”贾省长想一想，说：“还算有点名，画也可以。”

陈四接过话说：“黑糊糊一片还算可以？我反正不懂，省长想看，哪天我拿给您。今儿要不说起它来，说不定明天就卖破烂了。”他那神气像给丑闺女找到婆家，巴不得一下推给人家。

于是，大家一笑，接着吃饭，省长也就和陈四有说有笑了。

戈老板虽然在座，没太听明白这里边的故事。他是个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的人，回去找人一打听，才知道傅抱石非同小可，刚在南京办过大画展，惊动全城。细细寻思，这才明白陈四送礼的法儿之妙之高之绝。又过半年，戈老板听说陈四升了官，当上局长，不禁说：“陈四送礼——你知我知，神鬼不知。这个人还能当上更大的官。”